成德法師：尊敬的陳校長，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大眾：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我們在一起學習師長跟隨李炳南老師學習的十年因緣，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師長他學習的態度，以至於後面談到他弘法的歷程。每個人弘法的因緣不盡然相同，但是我們從師長學習以至於弘揚正法，他所經歷的這些過程給我們什麼啟示？傳統文化的學習是管用的，學一段就有一段的受用。

我們也要善於觀察、善於思惟，把師長的情境拉到自己的身上來。師長那時候弘法難度很高，他是怎麼克服的，我們的難度跟他老人家比起來怎麼樣？他老人家曾經提過，像成德算是五十歲左右的這一輩，孫子輩的，弘法的難度比他老人家難十倍、百倍都不止。這段話自己是印象深刻。這也是教學的善巧，叫做預防法，「禁於未發之謂豫」。就像李老師跟師長說的，「你講得不好還好，你講得好連住的地方都沒有」。後來真的遇到住的地方沒有，師長不會太難受，老師講得真準。事情還沒發生，老師看得很遠，提醒他了，做好心理準備。

後來又看到夏蓮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語提到，「末法眾生」，我們都在末法之中，「根鈍業重，外魔內障」，外在的誘惑，內在自身的煩惱，「外魔內障無人不具」。這外在的誘惑比起五十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，我們就算十倍就好了，內在的煩惱又不知道比他老人家多多少，我們也算十倍就好，內外乘起來就一百倍。在這個時代，善事常易敗，要成就一件事好多因素同時具足，其中一個不具足了，可能這個事就功敗垂成。

當然縱使功敗垂成，我們畢竟是用真心去做了。莫以成敗論英雄，不然我們也很容易落在事情的得失當中。一個修學的人要能放得下得失，這個事沒有成就一定有它客觀的原因在，我們不只不要落入得失，我們能夠經一事長一智，這次的緣分是因為缺乏了哪些條件，還是因為沒有慎於始，下一次再有因緣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我不能再犯那些問題，那我們成就事的態度、能力就愈來愈提升了。當然師長首先他相信佛菩薩、相信老師，這一點就很重要，我們一懷疑，老師就加持不上我們，真理就加持不上我們，形成障礙了。

再來，我們看到師長在弘法的過程，他老人家都抓最重要的關鍵點，他不會在一些枝枝末末當中太在乎、太計較。我們自己有外魔內障，可能在因緣裡面負責的一些人也有他們的外魔內障，因為我們都不是從小學的，這是我們要看到的客觀條件。比方說，成德是弘法的人，我們對護法的人苛求太多，人家就跑掉了。我是講課的老師，我是法師，他應

該尊重我。我們都要小心我們的念頭，這就變成我們對人的要求在增長。恭敬三寶這是一個教理沒有錯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，可是假如我們的心用不對了，一看到恭敬三寶，我是出家人，他們應該恭敬我，我就在這一句經句當中墮落下去了。所以聽經不容易，心態偏了，愈聽愈分別，愈聽愈執著。

《村學究語》裡面有一段很重要，當老師的人要自重。不自重者取辱，會招來侮辱。那還是我們自己感召來的，我們都要求別人不要求自己，自重首先是要求自己。到最後不歡而散人家難免會抱怨，這個抱怨也是自己招感來的。《村學究語》裡面講的，引《學記》說道：「嚴師為難。」這個嚴字是當老師的人自己自重，我們把它一看，要尊重老師，變成去要求了，心念可能就從這裡偏出去了。自重者人重，自愛者人愛。而且裡面提到自重不是說不抽菸、不喝酒，不能以這樣的標準而已，應該以克己復禮來自我要求。實在講，我們當老師的人不以這四句來期勉自己，要能攝受學生不大可能。現在我們不說別的，光是一支手機的誘惑力就很強。我們面對手機這個境緣，不能非禮勿視、不能非禮勿聽、不能非禮勿言、不能非禮勿動的話，我們自己的心神都不夠定，有時候控制不住看到三更半夜，隔天沒精神。開口就傷氣，眼睛一看就傷神，精神耗散太多，自己都定不下來，在上課的時候怎麼攝受學生？

而且我們一個學習者很重要的要有一種志氣，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為者亦若是」。克己復禮是孔子教給顏回的，顏回是好學生，那我們再看《論語》這一段，我也要做好學生，我是當機者。我們沒有這個心境，這一段《論語》的教誨就不可能放在我們的心上。師長指導我們，我們讀經、聽經，心態就是佛是專門講給我聽的，師長專門為我開示的，用這樣的心態就是法器，能把法接住，放在心上。

我們剛剛分析到，弘法的人、教學的人不是從小學的，也是長大學的，我們光是要對治自己還沒有遇到正法以前的習氣都不是小工程。而一個人只要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不足，他不容易傲慢，他不容易苛求別人，因為自己常常想還有這些，自己就生慚愧不好意思了。會常常要求很多的，他會覺得我對他錯、我高他低，才會有這些行為延伸出去。我們在處世當中都要守忠恕之道，嚴以律己，忠；還要寬以待人，恕。現在要去成就事一定是靠團隊，不可能說一個人把弘法的事做成。我是教學者，我要嚴格要求自己，可是對於行政的人、護法的人，我要能體恤人家的不容易；假如我是護法的人，我也要能體恤弘法的不容易。

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這句話有味道了，道就是真心，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，我們要恢復到真心，下手處就是時時用忠恕之道來觀照自己、提醒自己。因為畢竟有一個慣性比較

強，嚴以律人，寬以待己。其實我們每一天起的念頭、講的話、做的事不可能只有錯一二個，光是念頭都不知道錯幾個，可是我們為什麼對於別人一句話講錯就緊抓著跟他過不去？那不是倒過來了嗎？嚴以律人，寬以待己了。這樣處世不只不能護持正法，鐵定會產生是非。

孔子在《論語》裡面提醒我們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」，才會讓人家不埋怨我們。這句話用在家庭裡很重要，家和萬事興，家裡面假如夫妻家人之間都互相埋怨，這個家道就要衰了，每個家人每天在這種抱怨的環境裡面，那個能量都是負面的。我們都是忠恕之道，體恤對方、讚歎對方，這個家就很和睦，很有朝氣，因為互相讚歎都是正能量，都會覺得不能辜負了對方的讚歎、對我的欣賞，我應該要更努力。

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客觀狀況，我們是從傳統文化的谷底要上來，不能苛責於人。而我們看到師長他遇到韓館長這個護法，館長性情比較剛烈，跟師長老人家相處的過程，很多做法一般的人受不了，甚至於學生看不懂，還說老師懦弱，就離開了。我們要了解，一個人這一生的道業能不能成就，最重要的緣就是我們依止的老師。在《法華經》裡面講道：「善知識者是大因緣」，佛經這句教誨一看，因緣裡面最關鍵的，所以用大，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」。因為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，善知識他是過來人，他明師受戒，是明

白的明，不是有名的名，我們跟隨他，聽他的教誨，看他是怎麼落實的，看他是怎麼表演的，看他怎麼把經教用在這個時代，這都要靠我們自己善於去體會觀察。

師長他抓最重要的，就是只要韓館長護持他，讓他講經不中斷就好了，沒有太多的要求，但是抓最重要的關鍵點。我們也遇到一些弘法的人，換了好多的護法，他的心定不下來了。而成德觀察，護持過他們的人有很重情義的，那是好護法，但是他沒有去珍惜人家特別可貴的這些人格特質，在其他地方太計較了，最後自己就走了。其實一個不錯的因緣我們走了，我們的福報也折掉了，我們在其中應該能屈能伸的涵養也沒有練成功。成德的觀察，愈換緣愈不好。所以我們有沒有看懂師長這個表法，他抓最重要的。護法只要對正法很恭敬，他會持續護持我們去弘法，這就已經太難得了。好多護法行政變成什麼？把教學都打斷了，這邊去表演一下，那邊去秀一下，孩子的學習都容易受中斷。所以要能容，要能欣賞配合的護法最可貴的地方。不好你都包容，不放心上，好你都一直感恩、珍惜，這彼此的緣就愈來愈厚。一個弘法的人要遇到一個好護法不容易，一個好的護法要遇到一個好的弘法不容易，在這個時代都要好好珍惜。

成德在學校有工作過，現在誰都不能怪誰。在一個行業裡工作那是福報，他有那個福報。就像我們在教育界，我們真懂教育嗎？人不學不知道，人不學不知義，要真懂教育，

那不深入《禮記．學記》，不深入「師說」，不深入我們傳統相關教育的這些理念，我們說我們很懂也不大可能。甚至於現在的一些教育理念本身假如不是聖人說的，都還有偏，不能說我學的是新東西就很厲害。我們不說別的，行為主義學派，這在教育界都是必讀的，他講得對嗎？他拿狗做實驗、拿貓做實驗，最後拿來教誰？教人。那是把人要教成什麼？我們把古聖先賢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這些四書五經、十三經來教，目標就是讀書志在聖賢。所以我們不能著相，人家一叫我們老師我們就很懂教育，這我們還得自知。

就像《禮記．學記》裡面講的，「未卜禘不視學」。教育官員要來視察學校的辦學，一年差不多兩次，不會常常來，不會常常派一個，你們給我弄一個什麼出來，這樣整個教學就打斷了。這個我們以前都遇過的，應付一個檢查，找來學生，兩個禮拜硬把個科展擠出來了，來檢查，檢查完那些東西呢？堆到倉庫裡面去了。你說學生學到什麼？學到應付上面的人。首先我們要教給孩子真誠、老實，不是教他應付。老師也好、長輩也好、父母也好，我們隨時都在教孩子，我們的態度、我們的做人做事，他們一直在薰習。

我們走弘法的路不能苛求太多，只要護持的人對正法很有使命感就很難得了。假如這個護法的人他是要用你的名，或者是他要去謀名聞利養，那這個緣不能攀，道不同不相為謀。良禽擇木而棲，良臣擇主而事，因為我們的時間、精力、歲月是有限的，我們能找到

志同道合的人，把榜樣做出來，雖然不一定做得很大，我們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。

師長有提到，他在寺院住了一年多，感覺在寺院學的東西太少，他跟常住老和尚請假，想回台中學一部大經，沒想到這一出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們了解到這個情況，拉到我們現實狀況來，人這一生希望對教育界，乃至於對這個時代做出一點貢獻，挑戰就來了。比方說有個朋友他發心要做有機，每一個行業現在真的要做出貢獻，馬上現實的挑戰就出現了。但是我們不能退縮，退退到哪？我們都了解人有輪迴，我們不迎難而上，退縮也是輪迴心，我們就跳不出輪迴了。當然不是攀緣，是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，但是我們不敢承擔，我們不敢突破，這個還是輪迴心。要見義勇為，就是在這個境界突破我們逃避退縮的習氣，可以逃得了這件事，其他的事還是會再來考這個的，人換了、事換了，還是考我們不能退縮。一切皆考驗，看爾怎麼辦，對境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練。成德記得大學的時候還沒學佛，看了一本書，叫《前世今生》，印象很深刻，那個主人翁是凱瑟琳，她轉了八十幾世，幾千年，都在學習突破她的那個習氣，突破不了就繼續投胎、繼續輪轉，所以留了這個很深的印象。

比方說這個朋友他要做有機，他就發現好的種子找不到了，好的土壤少了，水也污染了，空氣也污染，他的挑戰就來了。《論語》裡面說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，

弘，心量要大，要把天下蒼生放在心上；毅，那要很有毅力、很有韌性。我們看師長給我們表法，在這個時代要效法釋迦牟尼佛不簡單，因為佛法都被誤會成宗教甚至是迷信，我們要扭轉那鐵定要百折不撓。我們也不責怪他人，我們不能經歷一件事開始怪，他們都不支持，他們都違背了佛陀的教誨，佛陀是教育，他們怎麼都只做經懺佛事？我們又落入了抱怨。

所以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我對的也是錯的。師長很多法語都是心法。我們看不到自己的念頭錯了，要讓我們現在所做的事往好的方向走不大可能，因為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正報是我們自己的心念。我們也可以檢查看看，我現在所面對的緣，跟家裡的人、跟單位的人，在五倫關係上那個情況是愈來愈好還是愈來愈糟？我們得很真實去面對我們自己跟我們所面對的境緣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要靠我們個人。假如關係愈來愈糟，那一定要反求諸己，我現在這個心念是不是不妥、有偏了。

像師長這些法語，都是從我們心源隱微處去下功夫。師長說放下控制的念頭，要求、控制很容易起來。比方，那一天有個媽媽，我們在視訊的時候她就說，「我的習氣也挺重，但是我這個女兒她那習氣也是很重」。她女兒就在旁邊。等她女兒離開了，我說妳別著急。她一看到我就講這些話，那是要讓我去壓她女兒。我也遇過把兒子、女兒帶到我面

前，「蔡老師，鞠躬」，把兩個頭都按下去，「來，好好聽蔡老師講話」。都很著急，我跟這個孩子見第一次面，他就要讓我跟他們面授機宜，到時候連我跟他孩子的緣都搞砸了。我一看這個情況，「這孩子很乖，長得挺好」，先培養好關係才好講話。可是當下父母自己的念頭自己觀照到沒有？太著急了，那都已經十五六歲的孩子了，你不要在眾人面前去數落他的問題，你也要顧及他的面子。都要能體恤到孩子的狀態，不能自己一著急這些都顧不上了，我們說歸過於私室。因為這一位同修我們信任也夠，不然也不好講。互相護念的前提是信任要夠，才不會結怨。放下控制的念頭、放下佔有的念頭、放下對立的念頭，你要順勢而為。大禹治水給我們很好的啟示，他的父親用防堵的，硬跟它頂，結果最後失敗了；用疏導的，沒有水患了，而且一疏導很多水還可以去灌溉農田。

我們很容易，比方說我是佛教，就著一個佛教的相，一聽到孩子說，「媽，我不想學佛教了，我想學基督教」，她就開始緊張了，然後開始「不行，這樣不對」，她都沒有先去疏導，先去了解孩子心的狀態。妳愈這樣，好像妳要讓她信佛教，這樣的心境反而是讓她更感受不到佛教的好，父母學了佛教都是不理解我。她說女兒說了佛教都是條條框框，她怎麼會產生這個感覺？誰給她這個感覺的？都要心平氣和去應對事情，不能我是爸爸媽媽我就強勢的要他接受什麼。

人能弘道，不是說我們今天把經典搬出來、把經典的道理講出來我就弘道了，是當下的我這一念心、當下我的言行跟佛的教導相應，這在弘道。當我們講的是佛的教誨，可是我們的心念是控制要求，我們不只不能弘道，我們已經在讓孩子或者讓對方對佛教產生不好的感受了。所以佛門說不能著相，不能著我講的都是佛教，我的心才是最重要的。要對孩子的善根有信心，要對自己從小給他扎下的身教、境教有信心。他去經歷一些，他自己會感受，我們何必要硬拉他到一個方向來？不能太緊張、太著急，遇到境界都情緒做主，這樣跟孩子的互動就不能入他的心裡去了，要讓孩子隨時可以跟我們交心，包含學生也是一樣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這個對的不是說他的行為對，是正常。一個人不可能離開整個環境的影響，所以一個人現在看錢看得很重你不能說他錯，他很正常，因為現在整個風氣還是功利主義、享樂主義比較佔上風。所以別人錯的也是對的，你不能苛責於他。我對的也是錯的，因為我們已經產生一種高下見，這個心態已經有傲慢。你說要把那個事情往好的方向發展，用傲慢的心我想不大可能。我們看到師長他所面對的一些現實，我們拉回來我們也要面對現實，我們也不苛責，我們都是包容、體恤，甚至於都是去欣賞那個難得之處、可貴之處，去讚歎難得的地方，這樣那個緣分也會愈來愈好。師長所

面對的寺院沒有收留他，現在看看也不是壞事，因為可以跟隨李炳南老師那麼長的時間。老人家回到台中，在慈光圖書館住了十年。

我這三位老師，方東美先生、章嘉大師、李炳南老居士，都受到別人誹謗，但是我沒有動搖，因為我親近過三位老師，我對老師了解。要是我們心被這些流言動搖，機會就失掉了。因為明師是我們這一生道業成敗最重要的增上緣，我們一受影響這個緣就破壞掉了。師長在這個時代受到的毀謗侮辱也是相當厲害，我們自己也要了解自己的老師，他在給我們表演什麼、他在講什麼，我們都要清楚，我們不能受別人的影響。

我們看，為什麼師長一直提醒我們學佛要了解釋迦牟尼佛？這樣我們學才不會偏掉，而且佛跟弟子們、跟當時候的這些因緣的表演，都是在指導我們怎麼學佛、怎麼處世。就像師長這裡提到的，對李炳南老師有排斥。我們要知道，達者為師，這可不能分出家在家。佛有沒有提醒我們？有。我們一看不懂佛的提醒，就會自己在境界當中產生分別執著、產生高下。維摩詰居士在家佛，當時候文殊菩薩帶著這些大阿羅漢去也頂禮三拜、右繞三匝。佛表演得那麼清楚，我們後世這些出家在家都要看得懂，不然都沒有把正確的佛法表出來；我們沒表出來就變破壞佛法，這個罪過就很重了。

下一段「雪公作風」。我在台中十年學習經教，也看到李老師的生活作風。李老師九

十五歲之前生活自理，住在一個很小地方三十八年。他的薪水很高，但生活非常節儉，日中一食，自己的錢都用在公益事業上面，別人供養的東西轉手就送出去。自己的內衣、襪子都是補丁，這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後我們才知道。但是李老師確實是孔老夫子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，法喜得到了。

這一段對我們來講很重要，因為善知識他會把經教落實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我們會觀察就學到了。真的要讓我們自己一讀經就完全跟生活工作處世待人合而為一，這一般的人做不到，都是善知識手把手帶我們，我們就知道，哦，原來是這麼落實的，人情事理原來是這麼考慮的。各行各業的頂梁柱應該都是手把手帶出來的，就像我們看「醫道」精華，許浚大夫也是柳義泰大夫自己主動創造機會讓這個學生跟隨，尤其他去給屠夫看病，那個對許浚一生影響很大的。

雪公表演出來了，以戒為師、以苦為師，生活很儉約。孔子說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一個讀書人說立志於大學之道，但是對吃很講究，對穿也很講究，他那是嘴上講的，真的要辦道不可能。所以要以苦為師，生活所謂夠用就好了。佛對於護持出家人說四事供養，飲食、衣服、臥具，要睡，還有醫藥，這四樣就好了，你再多了，享受太多了他的道心反而受影響。記得黃念祖老居士有提到，有出家人到了美國，又

有車了又有什麼了，結果沒多久就被眾生給度走了。所以連護持弘法的人也都要把這些道理搞清楚，不然好心會辦了壞事。

我們看九十五歲都是生活自理，這種涵養就是不願意多麻煩別人，對人雖然自己的威望很高，但是還是很恭敬他人，這都是我們的學處。而且薪水也很高，但是都是支持公益事業，別人的供養轉手送出去了，積財喪道。而且慈悲心會觀照到很多人事的需要，一有機會就趕緊去支持，因為現在很多事都挺難的，他接觸到了，覺得很有意義的，他哪怕辛苦自己，他也會盡力去支持這些重要的事情。

我們看師長他們後來看到李老師內衣襪子都是補丁的，這些看到的學生這一生會忘嗎？我想是不會忘，這種身教的力量終生難忘。但李老看起來還是非常體面，他是裡面補補丁，不是說外面補，外面一補人家看了心疼又給他買新的。更重要的是李老很恭敬他的東西，所以那外套都穿了幾十年，我們現在到紀念館去看起來還是很莊嚴，那個大衣還是很莊嚴。而且很重要的，物質生活這麼儉約，可是卻這麼樣的歡喜，活在法喜當中，學生看了心生嚮往，也想過老師這樣的日子。

下面師長提到在台中十年，老師對我的關懷，在生活上的照顧無微不至，又讓我們感覺到師徒如父子，讓學習的人、讓弘法的人沒有後顧之憂。可是在台中上台講經一次都沒

有安排過我，我心裡很清楚，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的同行相忌。這也是李老的人生閱歷，他能防患於未然，而且很可貴的是師長很能理解老師的心，不會產生誤會，是老師的知音、知己。我們是外地人到台中去的，講得不好沒關係，講得好就有嫉妒障礙，你在那個地方就住不下來；平平安安住下來，別講經，好好學。

我們讀了這段對我們也有啟示，我們能不能在境緣當中對這些人心敏銳，防止眾生起心動念，能做到不要讓他起嫉妒心，這樣這個心就體恤得非常的細緻了。我們往往是體恤不到，後面出現一些情況了，我當時候怎麼沒考慮到。考慮得周到，能感受到人心，防止他們起惡念，防止他們生煩惱。這個盡量，假如遇到大是大非，他要煩惱也沒辦法，這個時候得出來主持公道，不然這個團體就是非不分了，法都不能用錯地方。

成德讀完這一段，首先提醒自己不能嫉妒別人，再來要去愛護新來的、愛護其他地方來的，他們很不容易，體恤他們的難處。一件事有好幾個角度都是學處，你一換位思考又是另外一個學處。我們說八面玲瓏，從不同的角度去體會一件事，我們學到這件事就不是一個點，也不是一個線，是整件事的全面。能這麼樣去學東西，很可能我們三四十歲就讓人家覺得考慮事情比較周到。

再來也是給我們表演事事無礙。所以我們講經利用什麼？到台中以外的道場，人家找

我我去。避開嫉妒了。師長事事無礙用得非常好，這是我們的學處。能體會事事無礙，我們就不會常常被人事給卡住了，生悶氣，心情不好了。而且當下這個態度很可貴，我去會給老師報告，得到老師同意。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，老師清楚他才好指導我們。這也是對老師的一個恭敬的表現，不擅自做主。

其實這個習氣也很不容易突破，小時候常常爺爺就會罵，「有大主大意」，所以我習氣很重。現在也覺得，爺爺以前講的話都很有人生哲理。不識字的人講出來的話很有人生哲理，因為他們有文化的傳承，都傳承在對做人做事的敏銳度上。我們現在書讀了一二十年，很多知識記憶，真的用在處世待人不一定用得出來。老一輩的都是讀社會大學的，都體會很多人生哲理。小時候交朋友，爺爺說「好歹人你要會看」，好人壞人你要會看，交朋友要慎重。這些話印象都很深，做什麼事情，「鋩鋩角角要懂」，做事的關鍵、竅門、綱領、核心在哪，都要會判斷。

十年沒有離開老師，任何活動事先都跟他老人家報告。他了解，他才能指導你；他不了解，他怎麼能指導你？可能我們會說老師有神通。不要那麼想，老師真的有神通他也不會這麼用。最重要的是他跟我們的互動要讓我們養成正確的學生態度，態度決定了成就，而不是成就以後再來改變態度。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也向他老人家請教。我們看到師長對

老師這個態度，老師一定很敢教他，全心全意教他。因為像李老這樣的善知識，他最重視的就是教出傳承的人，這對他來講是頭等大事，哪有可能有這樣態度的學生他不盡心盡力教，不可能。我們看到師長說一個人弘法一輩子，最後沒有學生傳承，他的成就等於零。我們聽師長這一段就可以體會到法賴人傳，不然斷在這裡不行。師長進一步還說，這樣我怎麼對得起我的老師，這樣我怎麼對得起祖師大德，怎麼對得起佛陀、孔子！當初辦漢學院，師長說的，現在求的沒有別的，就是儒釋道的傳人。師長進一步還講，有年輕人發心，我給他們做護法。

我們聽這一段老人家的話，他那個心我們納在心田沒有？他老人家是使盡他所有的力量要來栽培學子，我們真感覺到了，聽他老人家講經如貧得寶、改往修來。做什麼事，師長怎麼教的？起個念頭，對照對照，有沒有違背師長的教誨？那師長老人家隨時加持自己。而且感應不可思議，我們有這樣的使命要傳承道統，那一念遍虛空法界，佛菩薩、古聖先賢都來護持，甚至於師長會常常在夢中點化自己。所以我們相信至誠可以感通，也能感召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深入師長的經教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都可以招感來的。

下一段談到「大專講座，海外傳燈」。師長提到，我的緣在內有障礙，所以在韓館長家裡住了十七年。最後逼著我沒有辦法，到處流浪，就走出台灣，走遍全世界。我這個緣

也很特殊，實在講有因有果。因是什麼？周宣德教授在台灣大學成立一個大學生學佛社團，到台中去看老師，看李老師。社團叫晨曦社。他跟李老師是老朋友，這麼難得的因緣，趕緊把這個消息傳到台中。李老師也非常高興、讚歎，談得很愉快，就把周教授送走了。我就對老師說這未必是好事，如果這些大學生遇不到好老師，學的是邪知邪見怎麼辦？先入為主，誰有辦法把他們扭轉過來？先入為主的認知要轉不容易，捨身容易捨見難。老師一聽到我這個話，想了一下就問我，怎麼辦？師長那時候靈機一動，就給李老師建議，就在慈光圖書館辦大專佛學講座。平常禮拜六、禮拜天可以用，到了寒暑假可以辦更長，兩個禮拜、三個禮拜甚至到六個星期，還提供吃住。老師同意了，在他的小房間裡面跟我研究課程，要講哪些科目，請哪些人來講。這都是事情成敗的關鍵，教什麼，重要！誰來講，關鍵！你人選錯了，沒有攝受力；甚至於人選錯了，配合教學知見不同會亂掉的。我都參與，這樣把慈光大專講座搞起來了，講座辦了幾十屆，非常有成就，我參加了前面十一屆。特別可貴，我們台中蓮社也是承李老的教化，學風、道風都保持到現在，大專佛學講座還在辦，這特別難得。

我們看這一段，師長能為自己的老師分憂解勞，不只不能依賴老師，還要趕快提升，可以做老師的左右膀。依賴也是一個習氣，也是一個情執。能設定早一點不讓父母老師擔

心，進一步能夠為他們分憂解勞，這個人成長就快了。而且我們從這段也體會到慎於始很重要，不能一覺得學佛好事，一覺得好事太高興了，沒有冷靜下來考慮一開始重要。假如一件好事起頭沒有起好，就很累人。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這句話反過來說，不好的開始就已經為這件事設下比較大的障礙、困難，所以古人特別重視慎於始。

在大學生裡學佛，我們看到李老、師長在這麼重要的時機點能不辭勞苦，把大專佛學講座辦起來，這對整個台灣的學佛貢獻是相當大的，這些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老人家參加了十一屆，主要負責答疑，代老師的課代了幾屆，自己沒有講課。答疑可不簡單。這樣又沒有，比方說這個同學很想講這個課，不會跟他衝突了。再來李老也做得很善巧，第一堂他自己答，答完接下來就請師長幫他代課了。師長說到了，我離開台中之後到台北，道安法師在中國佛教會發起，辦了一個大專佛學講座，請我去做總主講。我在那裡教了四年，學生大概有幾千人，所以我就認識很多同學，這些同學將來畢業了，到外國留學，在外國工作，他們會找我去講經。所以我可以雲遊世界，緣是這麼結的。夏蓮居老居士有說，這個會集本會從海外弘揚回到國內來。我們看這麼多祖師還有師長，他們的願力交感，這些緣都融在一起。師長大力弘揚會集本，尤其在海外，人家海外都學得那麼積極了，怎麼我們國內不學？帶動了。

我們也看到廣結善緣還是很重要，很多的機會都是從很惜緣、廣結善緣結下來的。李老師看到我的法緣也很歡喜，把佛法帶到國外去，帶給華僑。其實挺辛苦的，加拿大、美國那麼大，一個地方講幾天，長的半個月，短的三天，又要換下一個地方。可能不常坐飛機的人覺得坐飛機挺好，常常坐的人就知道很累的，我們也要從中體會老人家的辛勞。而且成德聽說師長有時候飛機一到，那都有時差的，下了飛機直接到現場講，站著講，這個精神都是令我們很佩服。這是遵老師的教誨海外傳燈。我每一次出國一定向老師請教，回來一定給老師報告。那時有兩個老師在，還有方東美先生。

老師過世了，我以後也離開台灣，在新加坡團結宗教。移民到澳洲之後，有緣代表大學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認識的人就多了。大家普遍關心如何化解社會的矛盾衝突，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，看整個社會好像問題種類很多，從根本上看就只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人心壞了，這是個大問題。人心怎麼壞的？沒有人教了，所有的學校只教你做事，知識技能比較多，做人的教育沒有了，問題出在這個地方。

師長一生都相信章嘉大師教給他的佛菩薩安排，我們看到老人家為天下蒼生在著想，那個因緣很自然將他老人家推到聯合國去了。所以《中庸》裡面講：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」《中庸》用的是必得。老人家能到聯合國教科文組

織，那已經算是教育科學文化最高的單位，能把儒釋道的智慧供養給各個國家民族的人，你說這無形當中沒有各個宗教的神祇還有各宗教的祖宗在加持嗎？我想這看不到的確確實實存在。成德覺得應該各個宗教都在加持師長，不只是我們儒釋道而已。各個族群的祖宗也在加持他老人家，因為老人家在帶動全世界各民族要感恩自己的祖先，要祭祀自己的祖先。人類不能斷了根，不知道知恩報恩，這人類就沒福報了。

我們看師長他在參加聯合國會議，他經歷不少事，我們也要學習老人家看事的深度，看事不能看到表面，當老師的人本末先後都要看得很準確。就像師長在參加聯合國會議，這些專家學者，當時討論的時候全世界有八所和平學院，有八個大學辦，很多專家來討論用外交來化解衝突，用經濟、用武力，探討了很多方法。後來請師長來談一談，師長說你們要化解衝突就跟我們中醫治病一樣，要先找到病根，對症下藥才能解決。這是我們教學的人要培養的能力，就是會比喻，因為一比喻那個道理就變得很具體了，他容易感受；當父母、當領導也一樣。還要會講故事，現在人聽道理聽多了，一講道理他好像耳朵會有一點半關閉狀態，你跟他一講故事他挺有興趣的，很自然的從事當中把道理帶出來，娓娓道來。外國人一聽，對，病根在哪？師長說病根在家庭。夫妻離婚率那麼高，這個孩子從小到大一直看著父母的相處，他怎麼跟人相處，首先影響他最大的就是父母，父母都是衝突

的，他怎麼去學到跟人家和睦相處？這麼一分析這些專家覺得有道理。

進一步談，這還不是最根本的，是自利跟利他的衝突。他們聽有點不理解了，師長馬上拿一個東西，比方這個東西很好，你是先想到自己還是想到別人？對方回答：想到自己。那你都是先自私自利，衝突就不容易避免。根本看得很深，包含把這些倫理道德、五倫八德講得很清楚。結果這些專家說「是理想，做不到」。師長是怎麼面對的？隨事菩提心，不只沒有退縮，更勇於承擔。現在世界最大的危機是信心危機，怎麼樣讓大家恢復信心？得要做實驗，不然人家一聽，很好，理想，做不到，你拿證據來，真的做得到嗎？師長的人生領悟也是我們學生的責任所在，老人家能領悟到最大的危機是什麼，我們都有責任去化解掉，我們都有責任從我們自身、家庭、團體、學校、社區去做榜樣，來化解這個世間的信心危機，只要有榜樣人家就不會信心喪失了。

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